

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母亲在郧县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的场景

大山深处的天籁之音

夏于林

“心儿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，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，手抓黄土我不放，紧紧贴在心口上……”

那日，我陪同年近的父母回到他们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——武陵。从平汝高速一进入武陵境内，我分明看到母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。看着母亲眼角上的泪花，儿时的记忆又展现在眼前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漫步在武陵县城，一栋三层苏式建筑仍保留着原样，上端的“人民礼堂”四个大字历历在目。这里曾是郧县（武陵前称）人民广播电台的旧址，人们习惯称之为大礼堂。小时候，我家就住在这里。母亲是当时县人民广播电台唯一的播音员。那时候，山区交通不畅，信息闭塞，人们获取信息就是靠有线广播，连收音机都是奢侈品。因此，在长达十几年的岁月里，母亲的声音就像大山里的天籁之音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内容。

母亲成为播音员，纯属偶然。1965年，在一次全县文教系统的大会上，母亲朗读中央文件。母亲毕业于湖南师范幼儿学校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立即引起有关部门注意，不久就被调到成立不久的县广播站，开始了她的播音生涯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都是每天清晨六点钟起床，开始一天的播音。那个年代，县一级的广播站，人手少，专业人员更紧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母亲既是记者，又是编辑，还要播音。当别人家炊烟袅袅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，正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。除了每天早、中、晚三个时段要播出半小时自办节目外，母亲还要接收无线电户，通过山顶上的差转设备传送到大山里的千家万户。

父亲那时在宣传部工作，经常下乡蹲点。照顾两个弟弟的重任，自然就落在我这个当姐姐的身上。那些日子虽然有点清苦，但却很单纯、很快乐。有一天晚上，爸爸下乡了，母亲在录音，当时才三岁的我独自在大礼堂门前的台阶上玩耍时，被几个调皮的男孩用尖利的石子打破了嘴唇，至今仍隐约可见伤痕，这让母亲总感到内疚，说那是她一生的疼。

那一年，母亲“失业”了。习惯了听广播的群众突然听不到熟悉的声音，都感到不解。母亲出去买菜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纷纷走上前来，嘘寒问暖，问她是不是“挨了打”，是不是“伤着了”，这令母亲十分感动。正是这些纯朴的山里百姓，给了母亲坚定的信念。

在山城郧县，能够在广播站录制节目是件很荣耀的事。记得1972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夕，学校组织我们几个同学录制少儿节目。那一天，我和同学们既兴奋又紧张，在母亲的指导下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诵，一遍又一遍地录制，非常认真，直到母亲露出满意的笑容才算完成。当天夜里，当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时，我们不仅开心，更感觉到是一种幸福。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一位如今担任炎陵县某重要部门领导的老同学，趁着酒兴，充满激情地朗诵他40年前参与录制的一首儿歌：“月亮光，星星亮，我和民兵叔叔去站岗。我将木把当钢枪，望着北斗星，想念毛主席……”由此可见，那时候的广播是多么动人，多么入心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，又烙下了多么深的印记。

1979年，母亲随父亲一起调离了郧县，离开她曾奉献青春的播音事业。但是，这之后的很多年，母亲那天籁之音似乎一直都在我耳边回荡……



灵官庙如今成了花园式的农贸市场

地名记忆

去仙石拜年

武开龙

仙石是岳父的老家，第一次到仙石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，我和妻子刚刚结婚，岳父一家早已搬到城里来了，仙石住着岳父的父母和他弟第一家。岳父是个大孝子，大年初三，岳父便安排内兄带我们几个去仙石给祖父拜年。

灵官庙

坐上公交车，从攸县县城出发，经上云桥、大同桥，过新市、横山，汽车在灵官庙停了下来。

将近两个小时的颠簸，加上又冷又饿，我有点恍惚——以为灵官庙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庙宇，其实不过是一个供大夫赶集的小村子而已。

北风呼呼，雨雪纷纷，灵官庙像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，蜷缩在众醒江岸边。它的四周高高低低，稀稀落落地散落着几户人家。斜斜的山坡上竖着一些木头，木头顶端支着塑料薄膜或破床单，残留的雪胡乱地涂抹在摊位案头，如同在破旧的袈裟上随意地打着补丁。

众醒江

岳父的老宅在常裕组，从灵官庙过去还有一段路程。站在灵官庙桥上，我们决定沿江而上，不走弯弯绕绕的沙路。

众醒江像小时候在课桌上刻出的三八线，将仙石的村落一分为二。田野一片茫茫，覆盖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白雪。秋收后的禾茬已经腐烂，东倒西歪地躺在田野里，锥形的干草堆像一间间废弃的蒙古包，孤独地伫立在田野间。干草堆顶上的积雪化得很慢，厚厚的、绒绒的，泛着银光，这也为没有活物的田野上增添了几许生机。

连绵起伏的高山分列田野的尽头，山势挺拔而雄奇，像憨憨的山里壮汉在休憩。天空灰蒙蒙的，很低很低，大片大片的乌云悬在半空中，岌岌可危，似乎要塌下来。肚子更饿了，我们加快了步伐。沙泥地的涉水性极强，沿江的小路很干净，根本不用担心弄脏鞋子。众醒江岸边没有柳树，杂草全都枯了。潺潺的江水在我们的脚下流淌，水很清，灰色的鹅卵石、黑色的螺蛳一览无余。我想，在夏天，这里应该是孩子们的天堂。

在一座水泥板架的小桥边，我们拐入了田间小道，没多久就到家了。

爷爷和奶奶

爷爷奶奶简着袖子笑眯眯地站在大门口，叔叔点着一挂鞭炮，节日的喜悦瞬间洋溢在我们的四周。

大红的对联、歪脖子桂花树、屋后青翠的杉树林……一切都是那么亲切。爷爷有着古铜色的面庞，脚有点跛，说话的声音很洪亮。奶奶很瘦，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头上戴着绿色的头巾，腰间系着土布围裙，脸上总挂着微笑。

我们的到来让两位老人家更加开心，爷爷看着我，大声叫了声“姐夫”，我慌了神，不知道能否应答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妻子的弟弟妹妹们才可以这么称呼。内兄告诉我，这是老一辈的规矩，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爱和尊重。从此后，他们的称呼让我心安理得，因为我享受他们对我的爱。

两位老人家很勤劳，冬天本是围炉烤火的季节，老人家却不闲着，整天忙着做家务。家伙摆放井然有序，屋里屋外

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木家具的油漆已经擦掉了，露出一条条木纹；柴火灶面都磨出了镜面；后院水池边垫脚石的缝隙里连一颗泥沙都没有；猪圈、厕所的门窗、廊柱都用水清洗，别说蜘蛛网，连尘埃都找不到。

老人家有个习惯：每做完一餐饭后，都要把厨房清扫一遍。乡下都用柴火，爷爷将柴火抱起，奶奶拿扫把将柴火下面掉落的树叶和碎屑扫干净，打扫后，老两口又弓着背洗碗、洗盆、洗锅、抹灶、抹柜、抹门窗。柜子里的碗一摞摞从大到小次第摆放，绝不会乱了顺序，筷筒里的筷子全倒向一边，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杂乱，烟熏火燎的柴火厨房被爷爷奶奶打理得赛过星级酒店，这是我从未见过的……

弹指一挥间，三十年过去了，仙石的变化令人惊讶。如今的仙石和谐、富美、宜居，诗意十足。灵官庙成了花园式的农贸市场；众醒江建成了一条迷人的风光带；平整的柏油路像一条飘在仙石土地上的绶带，连接着千家万户。我想，捐灵官庙的胸襟，怀众醒江的灵气，承爷爷奶奶的勤劳，仙石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

听说叔叔家建了别墅，明年，我就借看叔叔家新房的机会，又去仙石拜年！

渡口往事

铁乃

码头下是有缝隙窟窿的，不知里头暖和些，还是人货来往，有可供食用的东西沉淀，反正鱼儿喜好囤积。我们便把手伸进去，挨着摸，一手先摸，一手再来，挡住藏身于缝隙之物的去路。总有收获，一两只肥脚，短头缩尾，肚板夸张，尾翅黄亮，样子完全异于塘中之鲫。螃蟹得了触动和惊吓，纷纷上岸，横着走，岸上人捷步掀翻，只见几只毛茸茸的瘦爪，曲折着，在空中乱蹬，随手捡起，竟也盖大如掌。所获皆去谢阿公木桶里。搭船的人听到一种活泼的水响，就问：何响？谢阿公答：鱼，烂豆子弄的！其时，烂豆子并不在船上，过渡人立刻会了意，笑：有这帮烂豆子，你每日日子也短些。

忽的有一日，东方仍是鱼肚白，人还在“四脚楼”上，就听河岸边人声嗡嗡，便知有人“药河”。即用一种俗称“金刚籽”的草药和油榨坊废弃的茶麸混合煮，然后几大担水桶，担至过河上游，倾倒，大小鱼则昏厥浮面，半死不活，随着药水泛溢，河面竟白花花一片。药鱼人早在了下游水细河窄处张了大网，尽管捞鱼就是了。张了一重，还有二重。一重捞着，二重拦着，极少漏网。药一次，大箩筐盛着，总有几大担，连夜挑至场上，天一亮便抢完。

这些日子，我们夜里睡觉支起双耳，风吹草一动，背篓抓网，冲到河边，大人占滩，我们这帮，就占渡船。药鱼人总没办法不让我们占他们的便宜。秋季的烟熏鱼干，我们要吃到冬季的。

4

冬日做甚？打仗！战场就在渡口。河两岸那片田野是另一个村的，渡口就是楚河汉界。

一日，我们每人携一竹篮到对岸扯猪草。我们回少人多，对岸相反，过河扯草，仿佛是很自然的事。但对岸的人说我们是偷。扯了半天，平平静静，深入腹地，仍无人骚扰。此乃平静中的反常，正有所觉察，葡萄架屋场那边窜出几只黄狗黑狗来，随即冲出一帮烂豆子直抄我们后路。此时才知，对方早有预谋。

一场硬仗在所难免。对方已经动手，我们也不说二话。个头大的迎了个头大的，身子薄的挑了身子薄的，矮壮的撞矮壮的，瘦小如猴者也抱了那“俺老孙”自动配了对。稻田湿软，紫云英是一层绿毯，摔一百回，都不会伤及皮肉；棉衣裤上身，搽一百拳，也痛不到筋骨。不扇嘴巴不戴眼睛不敲头，不踢裤裆不揣心窝不吐痰。有舒适的地盘，有明丽的阳光，无大人的干涉，还不痛快打？

你摔，我摔；你甩，我甩；你掀，我掀。时有倒地的，未倒的雙手又叉腰，只喘气，不打落水狗；倒地的一个鲤鱼打挺，吐一口痰，又勾头弓背迎上来……

旧事

2

夏天，我们几乎在渡口过日子。一色小光头，一色黑泥脚，精赤条条在水里泡，上岸时，用手罩着，有时单手，有时双手，都是做做样子。人来了，便迅速跳进河里，一个猛子从渡船这边扎进去，好久，才从船的另一边很远的地方冒出来。

找死，烂豆子！撑渡人谢阿公就骂。他怕竹篙水底下伤人。被骂得又是一口水，喷到他身上。他掀起篙子就打，水里的早一沉，又不知要从何处浮出。篙子抽过处，溅起一长溜高高的水花。

与我们一般大小的妹子也在渡口要水洗脚。不脱衣服，头发湿漉漉，上岸时，衣衫紧贴皮肉。她们原本在渡口上游，上游水浅，我们怪她们把水“洗脏”，便把她们赶到渡口下游，下游水深，她们不敢往河中心游，只在边上耍。

有胆大的，就穿个裤衩，往我们的领地这边游，快到了，竟在水浅处站起身。细看，与我们并无两样，也是数得清的一根一根肋骨。我看她时，她也看我，勾着头，从下往上看。意识到其用意，马上双手抄了，钻进水里。她则嘎嘎嘎，丢一串稚笑在河面，鱼一样游走了。

谢阿公吃住在船上。船尾有篷，篷下有舱，舱里有铺盖、煤炉、锅瓢碗勺。在船尾泡着时，我们扮着船沿总能看到谢阿公喝酒吃肉。酒是米酒。肉是碗子肉，放辣椒灰、豉豉、酱油、清蒸，在谢阿公面前的小几上，红艳艳，热气腾腾。他眯一口酒，嚼一坨肉，又是一口酒，一坨肉。看得我们痴痴的。猜到或许是故意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便有了主意。希望他多嚼些酒，碗里多留些肉。果然留下半碗，用篾篮子罩在几上。

整个下午，我们惦着的就是那半碗肉。随了渡船的尾，从这边摆到那边，又从那边摆到这边。

终于，机会来了。一人用土车推一头肥猪过渡，送到镇上肉食店去。渡船与码头难以做到无缝对接，猪够大够重，谢阿公便插篙于，把船固定，帮忙抬猪车，费好大劲才把肥猪弄上船。这当儿，夜里下酒的半碗肉，被我们几个瓜分净了。留几点油星在河面上飘，我们便走人。

为了那几碗肉，硬是在水里浸泡了半个下午，泡得鸡鸡缩进去快不见了，泡得眼珠子绯红绯红。

从此，谢阿公蒸肉，蒸一餐，吃一餐，不余不剩。

3

秋季，攸河瘦一些，水清亮，鱼儿却最肥，螃蟹也是。

出门不远就是攸河。它从西北方拐来，拐出大片浅滩，又向东南方摆去，摆出一汪深潭。最宜设渡口的地方，便有了渡口。

对岸是高岸，岸下一码头，长条麻石垒成，左右均有粗大树桩深深楔入，水势温顺之处，码头已是十分牢靠了。上岸的人，顺岸上过一截缓坡，走往镇上的大道。

这边是沙滩，有凹处，有坟起。一条大路，从有人家集场的地方伸过来，伸至吃进深水的地方。码头高出水面两尺而已，似龟卧活水里的城墙，黑黝黝的，整日默然。

一只黑得不能再黑，老得不能再老，结实得不能再结实的渡船，便弯在河的这边，或那边，两边来回地摆。

一个黑得不能再黑，老得不能再老，结实得不能再结实的渡船，拿了竹篙，弓了背，撑紧腿，两边来回地撑。

1

春日，荒草萋萋，漫沙软软。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在沙滩上摸高处挖地洞。一挖便可容人。走进来，凉荫荫，湿润润，正享受土地菩萨在地底下那种静穆与安宁时，顶上沙土塌下，身便被埋着，脑袋在外边晃，光射得双目一阵睁不开，听得嘎嘎嘎，笑声四起，才知“天”倒下来是有人恶作剧。多事者避之天天，一跃，便置身刚巧离岸的渡船。赶将过去，只见一只瘦弱的小脑袋露在外面，晃着舞着的小手。

过一会儿，我们这帮小捣蛋全都到了渡口的高岸那边。

那边有个屋场。一户人家有一架葡萄。暮春时节，一嘟噜一嘟噜的青皮葡萄上结有盐霜，离熟尚早，但总让我们口水连连。

人都忙农活去了，只一老阿婆守屋。我们过去三四个，在前门口满脸堆笑，和拄着拐杖的小脚阿婆说话。丢三四个在屋后架外土墙下，伺机而动。

头次，顺利得手。

二次，奶奶把屋后门打开，和我们说话时不断朝后门处打量。我们便央着她给我们讲古，让她不朝那望。好吧，我给你们讲。阿婆说着搬把竹椅，放下门口，坐下，用拐杖指着阶基，说，坐，坐，坐，又朗声说，墙下的也过来坐。原来奶奶明察秋毫。

潜伏于土墙之下的几个，红着脸站起来，向后门口走来，真的就坐到阿婆身旁。屁股下尽是眼前河中摸上来的形如西瓜的大石头，溜滑溜滑，清凉清凉。

阿婆一问你清是谁的崽，开讲了，听得我们也流口水。最后阿婆说，秋天到了再来吃，每人一朵。

我们记着，果真每人吃过一朵。